

如影如痕

心海拾贝

张虹◎著

○○○

木瓜花是陕南果树族类里最早来探望春天的花儿。当城市还笼罩着浓浓寒意，当所有的树木还没有发芽的时候，她就开了。花是浅玫红色的，状如桃花，却比桃花质感好了许多，绒绒的，油润柔滑，浓艳欲滴，花蕊极长，鲜黄鲜黄，一都噜一都噜开在枝头，非常艳丽。因为无叶，更显出一种恣肆汪洋的灿烂。

A O I Y U A N W E N X U E C O N G S H U

华文出版社

校园文学丛书 ■

心海拾贝

张虹◎著



华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心海拾贝/张虹著. —北京: 华文出版社, 2005. 9

(校园文学丛书. 如影如痕)

ISBN 7-5075-1904-X

I. 心... II. 张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06161 号

华文出版社出版

(邮编: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)

网络实名名称: 华文出版社

电子信箱: hwcbs@263. net

电话: 010-63370164 63370169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7. 31 印张 79. 4 千字

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*

印数: 0001—5000 册

(全十册) 定价: 198 元

目 录



目 录

婆屋那边的事	(1)
在南沙河畔游走	(152)
微笑的遗失	(193)
心海拾贝	(225)





婆屋那边的事

1

那一年，阿凌向我求婚时打动我芳心的话语是：他将带我到巴山深处森林里的小木屋去结婚。他描述了大山的伟岸和森林的可爱，描述了小木屋里蓝荧荧的炭火、冒着水汽的铜茶壶以及吃着红萝卜缨子的小白兔。他说他将让我在小木屋里生下孩子，然后再带我回到人世。

那年我 24 岁，智力绝对没问题。但我却利令智昏，相信他的甜言蜜语。准备跟着他到人世之外的天堂去。

阿凌长着一个硕大的头颅，虎背熊腰，看起来威风凛凛的，而且特别善于表述。那时候他醉心于当一个剧作家，有许多关于剧作家的梦想。



心

海

拾

①

崇拜莎士比亚和关汉卿，并且有着丰富的经历：在高原上当过兵，训练过军犬，暗恋过卫生队的女兵。这些都是我相信和崇拜他的理由。

我们一见钟情，有点象落难王子和公主在森林里相遇的味道。更像一个欺骗小孩子的童话。他贫穷而落魄，里里外外一片昏暗，只有理想闪烁着光芒。

我们草草登记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他的家在哪里，也不知道他的家庭背景。我的脑海里只有他所描述的那个小木屋。当我们腊月 26 日踏上归家路途的时候，我以为就是跟他到那个天堂去。直到我们在一个叫做冬河埡的地方下车，北风卷着雪花将我的脸刮得生疼，我才多少有些清醒。但是我没有说破。我的大脑一向靠梦幻支撑。我不能这么快就自己把自己打倒。

我们在弯弯山道上急速行进。大巴山的确有些神秘。每一座山峰都高得遮天蔽日，山上树木葱笼，风起时呜呜的林涛就滚来滚去。阿凌指着远处一座黑森森的山峰说，看见没有，咱们的家

婆屋那边的事



就在山的那一边。所谓家，当然就是他所描述过的那个小木屋了。我兴奋得满脸放霞。兴奋着的青春脸庞一定是很可爱的，因为阿凌不断地吻我，叫我做乖乖或者小鸟。很可惜我的热情没有维持太久，因为他所指的那个目标太过遥远了。我们已经翻过两座大山，而他总是指着不同的地方告诉我就要到了。这使我产生了永远没可能到达目的的怀疑。但我依然紧紧地跟着他。我相信，在这茫茫苍苍的群山里，如果不紧紧跟着他，大灰狼就要出现了。

我们在下午三点的时候到了他的家乡童坝。我已经知道他不可能带我到什么森林小木屋去。但是这个地方的神秘却比他描述的森林小木屋更出乎我的意料——那简直就是陶渊明笔下的理想国：万山丛中忽然闪出一个圆圆的坝子，坝子中央，一条波光粼粼的小河潺潺缓缓流过，绿竹夹岸、杨柳护堤；小河两岸，田畴巷陌，麦田和油菜闪着翠生生的光；村庄依山而建，清一色的白墙灰脊；炊烟袅袅，鸡犬之声相闻，四面高山则



象一个摇篮，看起来非常温暖。

忽然觉得在梦里，或者在前世到过这个地方。她是这样亲切，这样熟悉。我的意识模糊起来，有些不知身在何处的迷茫。

阿凌指着村前的水井说，这就是我给你讲过的龙井。看这皂角树，够大吧。在我点头表示认同之后，他又指着马角山下的一座农舍说，家到了。

家这个概念使我突然想起了我的家乡汉中盆地。我没在山里生活过，上苍就赐给我一个山里的丈夫。我知道，冥冥之中，是上帝指引我来到了这个地方。

2

阿凌的兄弟们跑出来燃放鞭炮和响声剧烈的铳子。

似乎整个村子都乱了起来。四面八方跑过来好多人，我分不清哪是七姑哪是八姨，只觉得每

婆屋那边的事



张脸都象葵花那样开着，于是我也开得葵花一样灿烂。

我穿着大红的上衣，蛋青色喇叭裤。1980年，这个装束在大巴山深处称得上时髦了。人们都来看稀奇。阿凌自然是有些得意的。因为人们开始七嘴八舌评价他的媳妇。说得最多的就是那个最通俗的字眼：啧啧，好个水灵女子啊。看那对眼睛，跟个草鹿子似的活泼。

阿凌告诉过我，他在读大学的时候，曾自主主张退掉了家里订的婚事。他的家很贫穷，很长一段时间，家里人担心他找不到媳妇。当然，村里人也是这么看的。所以他从外边领回媳妇的时候，才有这样的轰动效应。

我在乱哄哄的热闹里按照阿凌的指点向众乡邻一一致敬，等到进了家门，竟有些昏头昏脑的。那是幸福的感觉所致。我在晕晕乎乎的感觉里拜见了公公婆婆。他们是地道的巴山农民，有着农民的朴素和谨慎，看起来非常善良。他们有些手足无措，站不是坐不是的样子，唯一的语言



心

海

拾

①

是不住叫我的名字。我不由凝神去看公公婆婆。公公剃着溜光的头，一件黑棉袄用带子扎着，双手背在身后，眼内是劳累过度的混浊，分不清含着什么情绪。婆婆有一张云盆大脸，眼睛和表情透着温良。她站在高大的儿子面前，显得很矮小。

我全然没心没肺的样子，欢喜得孩童一样。我东张西望，充满好奇。啊，这屋脊上嵌着亮瓦的房子是多么古老啊，多么象传说里牛郎和织女居住的地方；还有堂屋门后冒着蓝色火焰的塘火，多么象安徒生童话里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家。塘火里有一个巨大的树根在燃烧，火光明亮、气味芬芳，形成的暖流和香气辐射得很远。塘火的上方悬挂着熏肉和熏豆腐干的篮子，靠近火苗的地方挂着咕嘟嘟冒气的茶壶，火边还煨着一只鼎，看样子在炖猪蹄。所有的东西都散发着古老的气息，这和阿凌许诺我的森林小木屋有那么一点儿相像。阿凌告诉我，火塘里燃烧的是香椿树根，所以才有这样浓烈的芳香。有个小弟怯



生生地说，二哥哥在山上挖这个树根挖了一天呢，专门给姐挖的啦，专门欢迎姐的啦。阿凌的弟妹管我叫姐而不叫嫂子，听起来很亲热。我发现，这里的口音非常婉转好听，每句话的后面都有一个转弯，都带一个柔柔的“啦”字，就象歌吟一样。阿凌跟我谈恋爱时撒的是京腔，使我没能早一些接触这种纯正的巴山口音，实在遗憾。

阿凌的大妹妹已经出嫁。她今天回娘家是为了迎接我这个新嫂子。她很漂亮。一双大辫子垂在脑后，甩来甩去的非常好看。她为自己先于哥哥结婚而感到非常愧疚，虽然即将生产，还是挺着大肚子从五郎沟那边的高山上赶回来了。阿凌的二妹子是一个圆润美丽的姑娘。她也相好了姑爷，即将出嫁。在山村里，出嫁的姑娘就成了客人。所以她们被派定陪我这个新嫂子。另有一些孩子在门后边躲躲闪闪站着，红艳艳的象一堆挂在树上的苹果。那一堆苹果一律忽闪着亮晶晶的大眼睛，雪鸡似地可爱。阿凌说那都是他的弟妹。我数了数，共有八个。就是说，他们兄弟姐



心

海

拾

①

妹是 11 个。这个数字令我惊奇。惊奇使得我再次凝视婆婆。我脱口叫了一声妈，却不知说什么好。眼前这个小小的躯体，孕育过 11 个健壮的生命啊。大概是孕育生命的伟大工程给了她独特的魅力，她通身上下透出的贤淑和温良令人感动。记得阿凌说过，妈妈半辈子没有出过这个小坝子，没有坐过汽车，不知道城市是什么样子，甚至认不得自个儿的名字。我却怎么也看不出这种闭塞在她身上的烙印。她那么坦然地微笑着，唤着我的名字，燕子似地偶偶轻语，使我感到，她从来都是我的母亲。

初见面的欣喜过去，我立即感觉到了这个家的清贫。因为阿凌的弟妹们即使在今天这样的大喜日子里，也都穿着补丁衣裳，而且单薄。我想，这个家庭大约和我们共和国的情形差不多，刚刚结束物质和精神的苦难，虽然还没有彻底复苏，但希望是强烈的，欢悦也是真诚的。

童家的亲弟兄和堂兄堂弟加起来有一个加强排。这些热情羞怯的弟弟们，昨天半夜在高中生

婆屋那边的事



三弟的率领下，摸黑上路，翻过三座大山，去冬河埗的车站迎接新嫂子。却因去得太早没接着，直到现在还在遗憾着，埋怨三弟不该出主意走小路，否则，他们是可以和我们会合的。他们现在就围绕在我的身边，可爱地诉说着在冷风里等待汽车到来的焦虑。这种可爱的诉说象火焰一样点燃我内心的喜悦。我生长在一个移民家庭，环境清冷。这种家族的热闹令我真有进入童话世界的感觉。我再一次感觉到上苍冥冥之中的安排。没有上苍的指引，我怎么会来到这个神奇的家族呢。

这个家庭看起来非常有序。公公是首领，其他人默默服从。所有人都不随便说话，对大哥阿凌很尊重，也很害怕。这是因为阿凌少小离家，跟他们很少相聚的缘故。

看得出阿凌很喜欢他的弟弟妹妹。他亲切地将小弟抱到腿上，然后挨个儿询问每个人的情况。

这样，大家欢喜起来，全体坐在火塘边。火



光将每一张脸都映得红红的。每一张脸这时候都闪着幸福的光泽。

画家方济众有幅画，画着一群聚集着觅食的小鸟，取名《沙鸟聚相亲》。我们现在的情景和那幅画有些相似。

3

家里一群可爱的小弟妹活泼地晃动着脑袋。我只觉得那些水汪汪的大眼睛象海潮那样在我身边涌动。刚刚见面，他们还不好意思直面看我。但只要我的目光离开他们，他们就在我脸上扫描。那是新鲜、好奇、高兴，丝毫没有审视的成份。

很显然，阿凌带回一个读了大学的媳妇，对这个家庭来说绝对是里程碑式的大事。在这之前，这个家庭穷困潦倒，似乎看不到任何希望。想想吧，1980年以前，在靠工分吃饭的山乡，一个子女众多的农民家庭日子该是多么黯淡。现

婆屋那边的事



在，长子的婚事照亮了这个家庭，每个人都看见了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希望之光。

我从他们兴奋的窃窃私语里听到：就在我们回家的前一天黎明时分，童坝大雾弥漫，忽然，从马角山飞来一只锦鸡落在我们的屋脊上。那锦鸡象凤凰一样华丽，金灿灿的羽毛光芒四射。一家人又惊又喜。婆婆双手合十，默默地祷告。弟妹们眼睛发直，紧紧盯着屋脊，生怕那片云彩飘逝了。美丽的锦鸡在屋脊上停留了足足一顿饭功夫才扇着翅膀飞走。当她拖着漂亮的长尾巴从我们屋脊上飞起来的时候，村子里的人都惊叹童家要交好运了。

锦鸡是吉祥鸟。因为她的华丽，她事实上就是山里人梦中的凤凰。我暗想，我是沾了锦鸡的光。因为她的大驾光临和我的到来巧合。这也算天意吧。至少，这件事加剧了喜剧色彩，使我们的喜事锦上添花。

偏偏这个时候来了一个算命先生。因为家里
有喜事，对这种人就特别大方。婆婆给他的包里



装了三个馍馍，还给他了一个红包，里边装着两元新票子。那个算命先生东张西望，先将目光停留在自己身上，又将目光停留在门外的马角山上。忽然他说，你们这屋里要出大文人啊。你们看，那端对着你们大门的山峰不就是一个活脱脱的笔架么。信不信由你们，将来应验了，我再来讨喜钱。三弟兴奋地站了起来，说道，有什么不信的，这不是已经应验了么。我们新嫂子就是大文人啊。我那时候才开始写文章，一点名气也没有，将来是不是从文也还说不定，不知道这个刚见面的三弟凭什么这样看。

不管怎么说，在我走进童家的这一天，所有的好事，所有吉祥的预言，大家都算在了我的头上。这样的情形我绝对没有想到。说实话，我简直有点儿得意忘形了。

在火塘边热闹了一阵子，两个妹妹便牵着我

婆屋那边的事



的手进了新房。阿凌也跟进来。新房很简陋。床、桌子、凳子，都是旧的。房子至少有一百年历史，隔墙是竹笆，上面简单地糊了泥，楼顶、窗户和墙壁都糊着白纸，看起来更象窝棚，只是到处贴了大红双喜字，纱帐和被角也都用红丝线绣了无头百结，显得喜气洋洋。屋中央火盆子里红红的炭火暖意融融，感觉非常舒服。二妹妹走过去拉开抽屉，里面是满满的花生、核桃、板栗，南瓜子。二妹妹说，是妈亲手给你们装的。妈听说你们回来就装满了。这些天，谁也不让进这屋。

这些食品都是山里的希罕之物。我感到一种暖流在心里滚滚流淌；我感到母亲温暖的手在我的心上轻轻抚摸。我知道，漂泊多年，现在我回家了。

我说，真是太谢谢妈了。

这时候大妹妹说，姐呀，对不起。家里条件差，对不起。因为置不起新床新被褥新帐子，妈难过得不得了，好几天睡不着觉。

